

深圳新锐小说文库

主编 杨争光

新生活

徐东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深圳新锐小说文库

主编 杨争光

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

新生活

徐东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生活 / 徐东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6.1

(深圳新锐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7-1514-1

I. ①新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0354号

新生活

Xinshenghuo

出品人: 聂雄前

书稿统筹: 于爱成

责任编辑: 涂 俏 蒋鸿雁

责任校对: 张 玫
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梁立新

装帧设计: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293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-82537697

印 刷: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5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

定 价: 29.8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 言

主编这套文库，是一种享受。

阅读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更是一种享受。

还有鼓舞。

边鼓边舞——兴奋！

十二位文学新锐，是从几十位符合条件的作家中推选出的，也许并不能代表深圳文学的高度，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深圳文学滋养、生成的元气、生气、意气。有这三气在，新的高度是可以预见的——不仅是将来深圳文学的高度，也许还是将来中国文学的高度。

三十多年，能聚集如此整齐的文学集群——我实在不愿使用“新军”这个词，文学实在不是因为利益或信仰而生发的战争，文学群体也实在不是军事组织——也只有深圳能够。

我从来都认为，“文化沙漠”是对深圳的误判。面对这种误判，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，踏实、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，

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，就地栽培。移民，遗民，夷民，互不嫌弃，互不抵牾，欣然接纳，不拒杂交——深圳就是这么任性！养性之后的任性。现在完全可以说，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，也创造了文化培育、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。

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并处于文化最敏感、最精致的部位。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。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。很快，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，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。而且，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。本文库中的十二位小说新锐，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。仅凭这一点，不仅这十二位，整个深圳文学的生态，也可以是未来中国文学生态在当下的一个试水，或者说是一个示范也成。这就是深圳的见识。也是深圳的性格：有健康理性为根基的见识，就付诸行动，创造成果。

深圳有“打工文学”“青春文学”“网络文学”，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，也是一种误判——对深圳文学的误判，正如“文化沙漠”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。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；许多作家都可能以“打工者”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。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；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“青春”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，“网络文学”作为一种瞬间现象，已经成为过去时。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“打工文学”“青春文学”“网络文学”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。

文学就是文学，不是别的。文学和“打工”“青春”“网络”遭遇，将是日常性的。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，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。这品相既是深圳的，也是中国的、人类的。福克纳以一块“邮票大的地方”为文学地盘，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，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。鲁迅以“未庄”为文学地盘，塑造出了可与堂吉珂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。本丛书中的十二位作家，性格不同，文笔各异，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。他们守着深圳，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、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、物质与精神厮杀、灵魂与肉体纠缠、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，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，我不敢妄言，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，等待和期盼。

说得似乎高亢了点。那就降低调门，轻声说几句：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——比如，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；比如，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，等等——从整体来说，中国的叙事文学，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，并不丰厚。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，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，我以为是不够的，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。

鲁迅是清醒的：“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。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……”以汲取营养论，鲁迅是母乳和狼奶通吃的。正因为清醒，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，他的心血书写，创造

了中国文学的高标。

精神荒芜，思想枯竭，是人的穷境，文学的死境。

在生命的关口，守住了人的底线，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。在文学的关口，守住了写作的底线，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。

我愿以此与年轻的同道们共勉。

未了，还有几句说明：

本“文库”又称为“12+1”，即十二位文学新锐的作品，并一本文学批评专著。相信批评专著能对十二位青年作家作品——或许还有深圳文学，有精到的解析。

本“文库”由邓一光先生提议，他和尹昌龙先生任总策划，由我担任主编。具体的联络、协调及编务工作，是由工作室的几个年轻朋友做的。

本“文库”的作家年龄均在四十五岁以下（含四十五岁）。吴君、盛可以诸位应在此列，因事先议定的原则，未进入本文库，是一个遗憾。

本“文库”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全额资助，海天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为深圳文学祝福。

杨争光

2015年6月26日

目 录

大风歌.....	001
看火车.....	010
丸子汤.....	022
白太阳.....	034
远 方.....	042
天 空.....	051
风 景.....	059
旺 堆.....	071
朋 友.....	081
游 戏.....	097
送 花.....	109
闪 烁.....	121
新生活.....	132
喜 欢.....	165
我 们.....	195
爬 行.....	257
相关评价.....	283
后 记.....	285

大风歌

天地间尚没起风时，高兴金想到了风。想到了风，她那颗苍老的心竟激动起来。她用鼻子吸气，把缺少牙齿的嘴巴噘成一个小喇叭，然后用力吹气。嘴巴发出呼呼的声音。发出异常的声音，她感到快乐，心一下子变成了小姑娘似的，从生命里泛着嫩气和懵懂的意味，让她忽略了一切不美好的事儿，觉着一切都甜美。

心的欢悦感到些疲惫时，高兴金又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她发觉自己有些不正常了。不正常也是正常，对于一个八十一岁的老人来说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正常的呢？

高兴金的妹妹高兴银，不久前上吊死了。

高兴银在七十七岁的一个夏日黑夜里醒来，意识到还活着时，内心寂寞极了。她梦到了老伴儿，老伴儿早就死去了。她梦到他让她跟他走。他对她说，兴银哪，你看天这么热的，热得你喘不过气来，你跟我走吧，阴间里凉快。她说，好啊，我跟你走。但她还活着，走不成。她一急呢，就醒来了，后来她摸到腰带，把腰带系到平日里挂柳条篮子的，楔进墙里的耙钉上，呈一个圆圈，然后把脖

子放了进去。她对自己狠了一次，终于摆脱喘不过气来的痛苦了。只是可惜了那被她摘掉的柳条篮里盛着的吃食，它们散落在床铺上，再也找不到她的嘴巴。

高兴金之所以想到风，并且利用嘴巴制造风声，也许是模糊地想到了妹妹高兴银，想到她死于腰带构成的那个圆圈。

她的三儿子叫她到家里去吃饭，看到她不正常。三儿子问，娘，你干啥哩？你嘬着个嘴吹啥哩？

她不说话，她只是看了儿子一眼，继续嘬着个嘴吹。

他的三儿子喊来大哥。大哥忧愁地问，娘，你这是怎么啦？谁惹你生气了吗？

她仍然不说话，仍然继续用嘴巴制造风声。

下午时，大儿子对三儿子说，老三，给老二挂个电话吧，咱娘可能魔道了。

二儿子在县公安局里上班，接到电话就骑着摩托车来了。可二儿子来时高兴金已经不再制造风声了。她累了，躺在床上，非常安静。

高兴金的三个儿子在屋子里看着他们的娘，两个儿媳妇，还有几个孙子孙女在院子里，初秋的太阳照着泥土色的院子，一派柔和的橘黄色。那院子，以及院子里的房子，是高兴金和老伴儿修建的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。他们的三个儿子先后长大，成家立业，从那个院子里走出去，拥有了他们各自的院子和房子。

老伴儿去世以后，三个儿子曾商量把他们的娘接到自己家里去，但是高兴金说，我住惯了老屋子，谁家也不去。于是她就住在自己的老屋里。

老屋子的窗像洗脸盆那么大，用草纸糊着，即使在很亮的白天，房子里仍然显得很暗。如果关上门，就更暗了。小房子里挂着七八个小篮子，有竹子的，有柳条儿的，有玉米皮编的，有纸糊成

的，那七八个篮子里各自盛着七零八碎的东西，有些也放糖果、炒豆、花生什么的。高兴金的孙子和孙女们最喜欢那些神秘的篮子，他们总能从那些篮子里获得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。那些东西是专门为小孩子们准备的。看到孙子孙女们调皮玩耍，把些吃食儿放进嘴巴里咬嚼，高兴金的心便欢悦，脸上便浮现出慈爱的微笑。事实上，她是在有意无意地通过那些小篮子制造生活的神秘乐趣哩。她是一个好女人，一个极好极好的老人。她会做各种好吃的饭食，树上的槐花、榆钱、香椿芽儿，地里的灰灰菜、苦苦菜、马齿苋，河里的鱼和虾，到了她手中，落到锅灶里，都变成馋人的饭菜，常常让孩子们直流口水。虽然孙子孙女们都有自己的母亲，可他们都还是常常跑到奶奶家里来，吃她做的饭食。

高兴金做了一辈子的饭，在五八年，在一辈子最为困难的日子里，凭着对生活的爱意与神奇的想象，她把许多普普通通的东西变成了美味佳肴，把许多看起来根本不能吃的东西，就像树皮、草根、地里的昆虫等等，都变成了能吃的食物。她对做饭十分自信，那种自信似乎来自于她对生命与大地的热爱和感悟。她像一个魔术师，向天空中一伸手就可以获得鸽子，把鸽子放进怀里，再拿出来就可以变成一束鲜花；向大地上一伸手呢，她就可以获得野兔，把野兔儿在围裙里藏一藏，拿出来就可以变成一只肥胖的小羊。

高兴金的老伴去世以后，她的天空便灰淡了许多。他们的结合，在另一个世纪，虽然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可他们相依相伴，生儿育女，油盐酱醋的生活也像天和地一样永恒。那永恒，在他们生命里并不虚无，反而还有一些重量。就像噉着嘴巴吹气，不也正是因为感觉到生命里的那种重量么？

可是老伴儿却先她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虽说还有孩子们，可高兴金感觉到自己不完全了。她不再是她，她感到缺少了什么。另外，她的手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灵便了。曾经，她的手是多么的灵

巧啊，每到过年，或村子里有红白喜事时，她用那双手能剪出图案复杂的剪纸，慕煞了许多人。

她的小脚是裹过的，长也不过三寸，那小脚带动着她单薄的身子骨儿，咯叽咯叽地走过许多路。她没有出过远门，可一辈子走下来的路，也不知有多长。尤其是在年轻时，不管在家里，还是在地里，她的那双小脚敢跟男人的大脚比赛谁有用哩。

高兴金老了，真是老了。她的老伴儿去了，她的老妹妹也去了。她清楚他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清楚他们像祖祖辈辈的老人一样被埋进泥土里，可她又会觉得他们会像种子一样穿透泥土，像庄稼一样成长，在阳光和雨露里生长了翅膀，飞翔在她看不见的地方。她清楚自己也将会像他们一样。当她那样想时，就有点儿不舍得离开。她假想的消失，变成另一种活法，另一种活法却总让她心底没根儿。

过年过节，高兴金总是要给老天爷，给死去的人烧香烧宝。她暗暗祈祷来生来世，祝愿一家人幸福美满。她给孙子描绘过她想象中天堂里的庭院。那是一个有着三重朱漆大门的深宅大院，大院里花影重重，鸟鸣啁啾，四季如春。她呢，在自家的院子里，想走就在那花红柳绿里，在那莺歌燕舞中走动走动，想坐就安逸地闭着眼睛坐在太师椅上，听听戏，大声咳嗽咳嗽，自由自在。她相信会拥有那三重门的大院，因为她一辈子行善，一辈子吃苦，一辈子没做过啥亏心事，一辈子平平稳稳。她不会落到地狱里，去受刀山火海的罪。他的孙子当时也相信，但后来他长大到了城市里，渐渐就忘记了奶奶的理想，陷入了城市的生活包围，每日生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，时不时地抱怨这，抱怨那。

高兴金的三个儿子走出了屋子，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上的太阳。太阳正亮。他们从天空看不出什么，更看不出他们的老娘为什么一反常态，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。但他们的心里都有些感受到

了生命的神奇与力量，不免心里有些毛毛草草的。不过，他们正值壮年，还有许多人生的任务没有完成，强大的生活逼迫着他们，让他们没有心思，也来不及细细思考生命的问题。

老二摸出一支烟来，递给了老大一支，然后又丢给了老三一支，自己也抽出一支点燃。三个人在院子里抽烟。

老大说，我看，咱娘怕不是不中用了。

老三说，送县医院，让医生瞧瞧吧。

老二说，看上去也不像是有病，再等等看。

老大的媳妇在一旁说，是不是中邪了？

老三的媳妇看了她一眼说，迷信，昨天还好好的，能吃能喝，咋会中邪？

高兴金在屋里头，听到儿子儿媳们的话，竟然又有些莫名其妙地快活，她清楚自己已经变了，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变得有点儿像个小姑娘，又有点儿像个老妖精。她处在正邪之间，又需要发出声音。于是她发出声音：啊呜！像是猫叫。在院子里的孩子们吃了一惊，急忙回到屋里。回到屋里时，她又不作声了。她闭上眼，像是装死。

三儿媳妇用手背放到高兴金布满皱纹的额头上，感到有温度，然后又放到鼻翼上，感觉有气息。联想到婆婆刚才的一声怪叫，她有些想笑，便笑了。

老大的媳妇剐了她一眼，怕惊了神灵，让她不要笑。

她却说，哎哟，咱这个娘啊，老了老了又像个小孩子似的跟咱们装样……二哥，你在城里，你的话娘最喜听，你问问她哪儿不如意了才作这怪。

老二没理会老三的媳妇。

老二在娘的床头上坐了下来，看着娘，有点发呆。他或许在瞬间想起了过去，过去像白驹过隙一样在他的脑海中一闪，他母亲的

形象产生却又倏然地消失，就像一幅抽象的画。

老三也用手摸了摸母亲的额头，惊着了似的说，烫。

老三看了老二一眼，老二也用手摸摸，疑惑着说，是不是发烧，给烧魔怔了？

高兴金的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自己没发烧。她的头脑里刚刚刮过一场大风，那大风飕飕的，夹杂着数十年的日月生活内容，夹杂着生命燃烧过后灰烬般的往事吹过，摩擦生热，能不烫么！

老三的女儿胖胖叫来了村医娃娃。娃娃背着棕色医药箱来了，他摸了摸高兴金的额头，然后把温度计放在她胳膊窝里。拿出听诊器，听了听她的心跳。听了一会儿，娃娃说，正常啊。后来抽出温度计，一看，也正常。娃娃说，一切正常，不像是有病啊。

既然医生说没有病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高兴金制造风声的第二天便又正常了。说是正常，与往日又有些不一样。往日里高兴金没事儿时，总爱与孩子们在一起说话。有时也会跑到儿媳妇家里，帮着做点家务。再不就与村子里的老头老妈妈在一起聊聊天。那次事件以后，她安静了许多，有时呆在灰暗的屋子里，会呆很久。有时她跑到太阳地里去，也会呆上很久。倘使有人跟她说话，她的脸上表情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富多彩。敏感的人在瞬间会感受到她的脸皮底下藏着冰一般的东西。

树叶在深秋时分纷纷落下，树一棵棵变得清爽了，枝条刺向苍穹。大地上到处是落叶。地里的庄稼被放倒了，地被机器被牛马拉着的犁翻开了，湿润的泥土散发出清淡的香味儿。那种香味儿被耙平，被整理，像微波荡漾的水面一样笼罩着地面，期待着种子。把种子播进地里，麦苗儿不久就钻出来了。冬天呢，快到了。北风呢，也快吹起来了。生命力正盛的人们，大人和小孩子们，都不太把冬天放在心上，继续着他们的活动。小孩子们去上学，或者玩耍。大人们去做生意，或者闲着。老人们却显得脆弱和无助，担心

熬不过冬天。在冬天里有多少小虫小花草要死去呢，这难道不暗示着天地生命的定律和无常么？

大儿和三儿把老二从县城里叫来，商量他们的娘怎么过冬。

老大说，不能让娘再一个人住了，晚上有个什么事叫人，没有人应。

老三说，是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

老二说，你们说怎么办，咱就怎么办吧。

商量的结果是，老二在县城里，两口子都有工作，照顾老人不方便，老人可能也不习惯离开家，这样就由老大和老三轮流照顾老人。

第一个月是在老大家过的。

第二个月就是冬天了。

每年冬天结冰前都要刮一场大风，那场大风吹着呼哨，呼哨里夹杂着灰色的带着白刃的镰刀，随时随地就要砍断一些东西的样子。在冬天到来之前，高兴金无数次想到风，想到大风中飞扬的一些事物。她想得很累，那种累似乎在积蓄一种力量。她在床上躺了有半个多月，不见少吃少喝，却不见她起床解手。在一个刮风的下午，她突然想起床了。

三儿媳妇说，娘，别起啦，起来干啥哩，你看天那么冷，还刮着风哩，你听，飕飕的。

高兴金说，我觉着我的腿不中用了，得下床走走，活动活动。

三儿媳妇说，让你不要下床，你偏要下，感冒了怎么办？

高兴金不说话，她从床上坐起身来，摸衣裳。三儿媳妇见她决意要起，便帮她穿上衣服。高兴金的衣服是黑色宽大的粗布棉衣，裹上细细的小腿，看上去像个纸扎的人。起了床，她要走出屋子。

三儿媳妇说，在屋里走走吧，你看，你说你的腿不中用了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可不能到外面去，到外面被风吹走了。你看你，瘦得

一口气就能被大风吹走哩。

高兴金没有听儿媳的话，她拄着拐棍，把头探到了屋外。她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帽子未能盖严白色的头发。她的脸感觉到风，冷风激发了她心里的想象，她的生命里像充满了气似的，让她产生一种想飞的冲动。她尖尖的小脚迈出门槛，三儿媳那么胖，那么有力的一个人，竟然拉不动她。她说，风、风、大风啊，大风……

她说起话来，有点儿像唱戏。她很投入地说，很兴奋地说，完全忘记了三儿媳的存在。

三儿媳说，你想干啥去？娘啊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！

高兴金一边挣扎着向前走，一边说，风啊，风，大风，哟哟嘿……

娘，我的老祖奶奶，你想干啥去？你看看我都拉不住你哩！

高兴金的脸上浮现出坚强的笑容，皱纹一个个都变得饱满了。她似乎在笑三儿媳傻哩，她心下想，你拉不住我，你怎么能拉得住我哩，我到了岁数了啊！她的手，她的胳膊，她的腰，她的腿，她的尖尖的小脚，她的全身都充满了力量。她在三儿媳的搀扶下，顶着风继续向前走。出了院门，走在村街上，村里人看到她，都觉得惊异。高兴金就那么坚持向前走着，就好像前面有什么在等着她一样。三儿媳本是一个有些愚笨的人，在那时也感受到婆婆生命中的那份力量。她又急又气，后来那种急和气变成了眼泪哗地从眼里滚落下来。后来她们走到了田地里，村庄里有人从风里得到消息，纷纷赶过来，希望能出一把力，把她带回家里。倒是三儿媳对众人说，她劲大，由着她吧！

风很大，风似乎越来越大，高兴金终于被大风卷走了，只留下身体。孙子从城市里赶回来时，看着躺在灵床上的奶奶，想用眼泪来证明对奶奶的爱，但流不出眼泪。他俯下身想要抱抱奶奶，想法

十分自然，却被阻止了。得知奶奶死在大风里，他说，前两天我梦到了大风，风大啊，好大啊。说出梦，他的泪就流出来了。